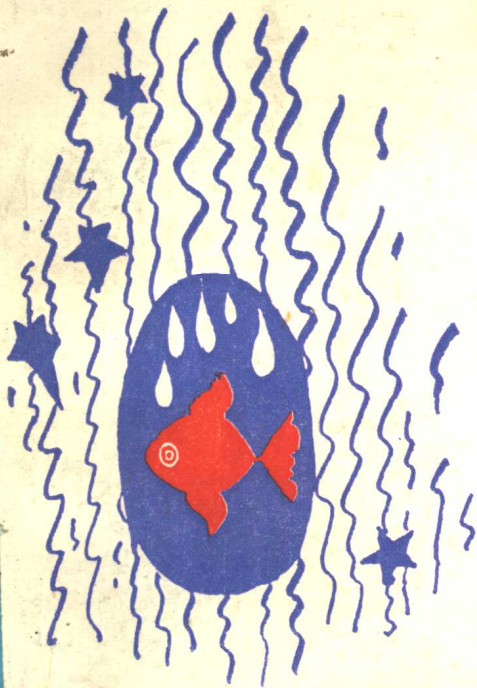


海孕

李泽华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海孕

● 李泽华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

海 孕

李泽华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扶绥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625 插页：3 6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63-1244-X/I·229 定价：1.53元



我的诗不属于我，就象孩子既不属于父亲也不属于母亲，它是
生命的自然延续……

李泽华诗集《海孕》序

刘湛秋

我终于在一个安静而情绪跃动的状态下读了泽华的
的诗。

我特别强调读诗时的状态，是因为我越来越体验到，读诗是读者和诗人的灵魂交流，甚至存在某种默契。当然，我不是说，双方都必须具有同样的趣味和价值观念；可以欣赏，也可以争论，但有这种状态，就不会漠然视之。

确实，我没有漠然。

这也不仅是我找到一个对他有利的阅读状态，而是他的诗中确实跃动着那种使我不能漠然的东西。

他从贵州高原走出，他身上孕育着一种强悍的力量，他的视野和他的语言都浸透了群山的粗犷和神秘的色彩：

~!~

鸟的叫声便是我们的名字
每个狗不乱叫鸟不惊飞的夜晚
我们和祖先在血液里交谈

.....

石头的面貌就是我们的面貌
鹰雕刻了我们的性格

这些诗行不可能不煽动人们的情绪，不可能让人漠然视之。

应该说，泽华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他同样尝试另一种体验：从粗犷走向柔美。他的《装满阳光的季节》又出现另一类型的诗行：

象一个成熟的桔子
我被阳光照得通体透明
我将挂在何种树枝上
我将被哪位少女纤纤的手指触动

这种反差对年青诗人的训练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他才能体验多姿的人生和语言的各种力度。因此，泽华从山走向海决定性地开阔了他的整个诗的视野；他并未离开山，并未落入海中，而是又攀登了山的另一高度。当然，也许海比山更粗犷，更有气势。我只是说，他在经受猛烈的山风后尝试了海水的温

柔。这一点，他在一组组《恋歌》中已作了内在的揉合，而且使他能更爽快地解放了诗的形式。

我想说，他的确已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诗的基座。虽然他的集子中还有些单薄之作，他的艺术表现力和对主客观世界的把握尚不尽人意，但是 he 已具备对诗的艺术进行攀援的气质和能力。

在当代中国，象泽华这样有才华而又勤勉的年青诗人，我确实碰到很多很多，使我有如在夏夜的星空下，为各种奇异的光辉而产生目不暇接之感。我为此常常感到欣喜，却又常常为没有更多精力去做一点他们希望我能为他们做的事而遗憾。

好在泽华还是能耐些寂寞的年青人，他能在五年的默默耕耘中才决定捧出这么一本薄薄的诗集，而又终于使我在读他的诗时产生诗的愉悦。我想，这是我们都感到高兴的一件事。

正如泽华在《海孕》中所写：“听 海声怎样把世界变成一只海螺”，我很愿，海声也能把他变成一只海螺——然后我们去聆听这只海螺所吹出的音乐。

1990年5月27日于北京

● 高原的传说

我们追溯民族的渊源使自己受到一股锐气和信心
的环绕

——题记

—

高原，一群搁浅在大陆腹地的船队
海水隔着无边的土地
在遥远的地方深情地……呼唤

二

神秘的大海是少女的诱惑
我们离开了北方的土地
以粗犷的意志以青春的生命力
我们成群结队地顺流而下

不知道为什么离去
也不知道去向哪里
阳光象金子烙着赤裸的脊背
北方的驼铃声、马蹄声
消失在大海翻卷的波浪里
是谁将它们扼杀在深水的海藻间
只有我们和无数的小岛
在风浪中飘摇
和着南方的风和着北方的黄昏
一起走进了月亮走进了太阳的栖身之地
但是月亮已经离去太阳已经离去
只有风暴从我们鱼鳞般的胸膛上涌起
海底的岩石森林般长高
形成一片上升的大陆
生命终于搁浅在这里
我们无法判断谁在主宰着这儿
但是谁也不能忘记
陌生与陌生的背后
隐藏着一种渴望生存的默契
.....

三

所有的声音都亮着海水的皮肤的蓝色

风、土地、太阳都充满海的气息
波涛隐匿在土地的沉默之中
石头的梦仍然是石头
只有我们的血管哗哗地流淌着
北方的血液

岩石和茅草为我们筑巢
吃着竹节饭繁衍了后代
这里没有坟墓
我们和土地一样年轻
鸟的叫声便是我们的名字
每个狗不乱叫鸟不惊飞的夜晚
我们和祖先在血液里交谈
我们是北方的子孙

南方的主人

鼓满风的帆是绵延的山群
石头的面貌就是我们的面貌
鹰雕刻了我们的性格
心倾向哪里
就在哪里耕耘
山坡重叠我们的影子
山凹填满了风填满了汗水的气息

四

在布满干瘪牛粪的小路上
从未出现过一个陌生的足迹
每个黄昏的陶罐里满盛着我们多色的梦
星星跳舞的时候，每个梦

象花瓣开始缤纷地坠落
于是彩带似的路指引着我们
突然，大山的岩洞从梦中显现
那么熟悉的群山啊那么熟悉的树林啊
四季在这里静静地更替
辉煌灿烂的遗址出现了

自然的废墟出现了
穿过世代耕耘的天幕
蓝色的灵魂在梦中轻松地飘飞
在我们居住的土地上
在我们七彩的梦的尽头
一个陌生的城市幻影般出现在瞳孔里
高高立起的大厦象宣言一样雄伟
公路纵横汇合着期待很久的人流
风急速地吹着到处喧响着铁的节奏
啊 对于世界就象母亲的母亲
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

大块的草地在山下泛滥
而寻找它们的牛群走出了我们的梦境

这里只有一条大河
向远方滔滔不绝地回忆起过去
世纪消逝的时候它依然奔流
(没有谁启示我们
去寻找共饮这时光之水的部落)

五

奇异的婚礼象错综复杂的山路
在我们的生活中徐徐展开
我们的双脚在追逐着陌生的土地
每一双足印都是新的标记
小路上消失了马蹄般的记忆
我们纯朴得象一群白鸽
在屋顶煽动着翅膀
瀑布从天空流下
撞响了葡萄园
我们的智慧灌木林般茂盛
男人们跳起粗犷而深沉的铜鼓舞
女人们编织着蜡染花布般的歌谣

海浪象发疯的牛群
不停地撞击着礁石
渴望重新来到我们的脚下
复活一个高原的梦

1984年12月贵阳

● 打 捞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一段凹下去的地带
面对这段神奇的历史 我们
有责任清理和打捞
以启示同代人和未来的历史

——题记

—

没有港口
液体的蓝色世界
在乌有中
漂泊
沉船堆砌成城市
活人变成了海国的人类
在疯狂地繁衍着后代
我们没有忘记海洋的发源地
江河流经的森林铺成的土地

我们曾生活过的大陆
有的一次又一次地闯沙滩
想回到祖先留下的大陆上
没有成功 英雄
死在阳光照耀的沙滩上
无数的鸥鸟飞来安葬他们

二

天空飘散土地飘散白骨在时空中飘散

三

在这生命籍着生命而生存的凹下去的地域
在这没有空间没有黎明和黄昏的透明世界里
没有声音也没有音乐
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哑巴
吐出一个个虚幻的水泡
盲目地摇动一下尾巴
在我们柔软的皮肉之中包裹着
两排尖利的武器
.....
.....
海洋没有停止过骚乱与不安

四

远处

上升着一声巨大的呼唤——那是人的后代
在呼唤着人的打捞 于是
被遗忘的海洋大陆响起了人类的喧闹声
海水汹涌地拍击着海岸

贝壳是我们凝固了的七色的语言
礁石 参差不齐的礁石是我们从海底
长出的湿漉漉的黑森林
冒出水面的手已张开希望的五指

五

突兀 一群大山的渔民
蓝天的帆·夕阳的锚·星星的渔火
收起——抛下——点亮
光裸着脚光裸着背在磷屿的岸边打捞
打捞起一块上升的大陆
打捞起生与死之间的一切
打捞出不死的长城和圆明园
打捞出永恒太阳和土地和天空

沉沉的黑夜过去了

黎明

这些打捞起来的沉积物

一个个被穿在竹杆上 在阳光下

曝晒

有的真的死去象晒得干瘪的叶子

有的在阳光下复苏变成了美丽的大红鱼

游向深邃湛蓝的天空

每一次呼吸都是海水潮涨的起伏

每夜我们和太阳都栖息在森林

高原和城市

六

海水退去·大陆凸起

大陆凸起·海水退去

就在这片天空下就在这片土地上

森林的上面起伏着百鸟的和鸣

世纪末的钟声由小到大撞开每扇小门

男人和女人的歌声溢满了大街小巷

海洋贴着一块一块的金片在晃动撞响

瀑布飞跃着时代的断层固执的奔向大海

长江 黄河从黄色的土地上流过